

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力量之源

当好汉不当「闲汉」
靠双手摘下「贫帽」

那些脱贫攻坚中的奋斗故事



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有一年多。距离梦想越近，挑战往往越大，越需要只争朝夕：扶志扶智，选好产业，开拓思路……新年伊始，春节前夕，请您随着我们的笔端，近距离看看各族人民脱贫奋进的故事，看看劳动大众啃下一个个“硬骨头”的精气神

融媒选粹

▶扫描二维码，观看一个跨省苗寨的脱贫攻坚故事。



技术、自身发展动力不足致贫的贫困户占47%。其中，年轻力壮、无灾无病的贫困人口有2100余人。

只有解决素质贫困问题，才能实现真正脱贫。镇沅2017年成立深度贫困人口培训中心，对2100余名农村“闲汉”进行轮训。培训让大家学到了技术，将脱贫压力变成致富动力，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目前，学员已成功转移就业458人。

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出路，群众迸发出的内生动力如同大海波涛，冲刷掉了贫穷的印迹。

虽然冰天雪地，但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四川省理塘县亚火乡亚火村，巴绒一家人没有猫冬的样子——忙着翻地，忙着修建牲畜棚圈，为开春后蔬菜种植、发展养殖做准备。

巴绒曾是村里的贫困户，过去就盼着帮扶干部上门。看到身边的人都在使劲干，看到政府对贫困户出台的多种优惠政策，巴绒坐不住了，种起了蔬菜，养起了牲畜。

去年9月，奋斗苦干的巴绒获得“四川省脱贫攻坚奋进奖”，他笑着说：“靠自己的双手，终于摘掉了穷帽子”。感谢乡帮扶干部和村第一书记多次到我家，一次次谈心谈话激发了我脱贫的信心和动力。”

作为平均海拔4000米的“世界高城”，理塘县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不断引导贫困户树立主体意识，从思想上“破贫困”，从行动上“快脱贫”，促进农牧区群众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转变，投身干事创业。目前，全县已

组建农村专业合作社117个，14个乡镇20个村组建起集体牧场，户均增收2000多元。

用好外力、激发内力，才能形成持久发展的合力。在云南西双版纳州基诺山乡，虽家庭贫困、家人患病，巴朵村小组基诺族妇女李晓慧并没有被压垮，在乡里支持下创办淘淘自力更生，让电商的触角在山村扎根。

基诺软红米、干蘸水、豆豉粑粑、小耳朵猪干巴……前些天，她又约着几个同村妇女，创办了基诺族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要把这些山货卖到山外去，换来财富过好日子。

选好产业，村民自动告别“等靠要”

前不久，“红薯老总”张诚跑到郑州，参加中国甘薯产业博览会，一心想引进更适合家乡种植的红薯品种。

今年44岁的张诚是贵州省思南县周寨村人。1993年，他从建筑学校毕业后，只身在贵阳打拼，奋斗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发家致富没忘本，看到家乡落后面貌未改，他盘算着为乡亲们做些什么。

2016年，张诚回到村里，领办周寨村红薯粉加工厂，建立以红薯加工企业为平台的红薯全产业链。

目前，张诚的加工厂年吞吐鲜薯7.5万吨，产值达2.25亿元。

“家乡有这个产业真是好，现在我们就近上班了，一个月工资3000多块。”周寨村邻村的贫困户

杨琴说。“过去一个月只有1800块收入，现在的工资高还吃住都包。”杨琴一脸满意。

产业好不好，关键在对路。周寨村沙地多，适合种植红薯。办主任杨仕杰说，全村1299人中还有179人未脱贫，“脱帽”就靠这个产业了。

群众增收快，全靠产业带。“红薯老总”的加工厂通过建设1000亩示范基地，解决了200多名村民就业，此外，带动全县13个乡镇，包括5000多户贫困户在年内上万户种植红薯20000多亩，户均增收5000元以上。

好产业激发了村民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劲头。周寨村66岁的贫困户杨胜强是土家族，红薯加工厂运行起来之后，他在厂里上班，每个月有2500元工资。“最近厂里给我发了5000块，顶好几天大猪。”他笑着说。

泥巴房、竹片房，云南西双版纳州基诺山乡小普希村民小组以前守着古茶林受穷，整村曾经全是贫困户。70后村民者扫帚头发展茶产业，采茶、制茶、卖茶，把一度无人问津的古树茶变成了“黄金叶”，自己也从全村最穷变为“首富”。

“有了好产业，不用你做思想工作，村民都会自动告别等靠要。”小普希村民小组组长白春国说。看到身边的致富榜样，村民纷纷加入了发展生态茶的大合唱，收入年年攀升。现在，小普希全村已脱贫，水泥路从国道直通村里，硬化路连着各家各户，自来水引到灶头，村里15户人家就有小汽车11辆。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记者潘洁、谢俊)1月的四川，空气里透着湿润，七千亩雷竹碧波荡漾，两千亩茶园层叠叠翠。距离成都市区90公里的蒲江明月村，是不少文艺青年眼中的“新圣地”“网红村”。

在这里，访客可以参观古邛窑遗址，体验制陶，感受草木蓝染，手摘新茶，还能品一品这里特有的耙耙柑“春见”，咬一口，汗水从舌头甜到心头！

谁能想到，十年前这里还是市级贫困村。翻天覆地的变化究竟如何发生？问来问去，大家都推给眼前这位个头不高、说话温言细语的女子：“双丽，你说得清楚，你说！”

见记者有些疑惑，老村民们介绍：“她呀，可是我们聘来的经理，从北京请回来的大能人！”

泡一壶清茶，双丽聊起明月村“网红”的“前世今生”——最早，这里发展雷竹、茶等特色产业，后来，党和政府整合村里的建设用地入市，从一口古“邛窑”开始，兴起了文创产业，诗人、作家、工美大师纷纷入驻，成为“新村民”。如今，各地游客络绎不绝纷纷前来“打卡”。明月村的飞速发展，在双丽看来，依托的是产业，更是人才。

而双丽本人，就是明月村吸引来的人才之一。

2015年年底，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双丽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离开生活了12年的北京，放弃稳定的工作和近百万元的年收入，回老家蒲江，入驻明月村。

“你怎么了？”“是不是受什么打击了？”回忆起当初亲朋好友的不解，双丽笑着说：“他们现在可羡慕我了！”

“云章乡居”，这是双丽租赁老乡宅基地改造的客栈，一两间房用于自

开拓思路，激发群众无穷的创造力

“蜜样的幸福生活滋润着我，拉枯人纵情歌唱……”未进老达保寨，嘹亮的歌声就已响在耳畔。

歌声盈村，一墙墙炮仗花开得红红火火，云南普洱市澜沧县老达保寨，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牡帕密帕》的保护传承基地之一，能歌善舞是村民们的“标签”。

“我们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可这又换不来钱！”村民李石开说。偏远闭塞、交通不便，又没找到合适的发展路子，贫穷如影相随，大家苦恼不已。

20世纪80年代，李石开外出首次听到吉他弹唱就动了心。回家后，他卖猪买了老达保寨的第一把吉他，拉开了村民“吉他生活”的序幕——越来越多爱唱爱跳的拉祜族村民“玩”上了吉他，老达保寨吉他声越传越远。

县里也“听”到了老达保的吉他声，顺势扶持引导。2013年，县里支持老达保成立由全体村民持股的老达保快乐拉祜演艺有限公司，修了演艺广场。现在，490多名村民中有200多把吉他，从六七岁的孩子到六十岁的老人，都能登台演出。

唱唱跳跳也能挣钱！这个“吉他上的村寨”从此老老少少没了闲人，乘着脱贫攻坚的春风，走出了独特的文化脱贫之路。光靠唱歌跳舞一项，村民人均年收入就达四五千元。

房子翻修，栽花种草，铺了石板路，立上缀满音乐元素的标识路牌，昔日尽是茅草房、蔑片房的破旧寨子一下子变得“艺术时尚”，四面八方游客纷至沓来，一睹200多把吉他齐奏的盛况，体验老达保人的快乐幸福。

“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可你不干就不行。”说话中气十足的李石开快乐藏不住，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自己用卖猪钱换的那把吉他，已成为发展的见证物，被送进了博物馆。

思路一开，群众就有无穷的创造力，发展的路子就变得宽阔。不只是唱歌跳舞，就连世代耕作的田地和居住的村庄，也成了脱贫致富的“好帮手”。

在黄河中游的山西省永和县奇奇里村，55岁的刘宁富早早起床，正在箍两口新窑洞，准备扩大民俗旅馆，迎接今春旅游旺季。

奇奇里村是一个只有193户村民的黄土高原小山村，多年来，农民靠贫瘠的土地辛勤劳作但只能维持温饱。

其实，这里紧靠黄河乾坤湾，站在山上能一眼尽收7道弯，村第一书记郭岩桥转变思路，利用当地独特地理位置和民俗特色，让奇奇里村吃起了文化旅游饭。像刘宁富，将家里的一口旧窑洞改造成特色民宿，一年就挣了2万多元。

短短几年，这个昔日既穷又偏的贫困村迅速翻身，前年宣布整村脱贫，现在全村人均年收入达到7000元。

不仅奇奇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8000多万，每年都有1000万以上的人口摆脱贫困。

打赢脱贫攻坚战，乡村振兴战略再接力。永和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向农村，脱了贫的奇奇里村也得到新的扶持。刘宁富正是瞅准了这个新机遇扩大民宿规模，还把在外打拼的儿子喊回来帮忙。

“脱贫是我们迈向乡村振兴的第一张通行证，我们下一步将深挖黄河作为中华文明摇篮的文化底蕴，打造文化品牌，通过做强旅游产业富起来。”郭岩桥说。

一个个从贫困中挣脱的村庄，一个个驶上小康道路的民族，正以崭新的容颜，昂扬向上的精神呈现在世人面前。

(参与记者：潘洁、汪军、吕梦琦、黄海波)

图片：在云南西双版纳州基诺山乡小普希村，墙上“脱贫不能等靠要，齐心协力摘穷帽”大红标语十分醒目。(2019年1月10日摄)

本报记者谢锐佳摄

800变1万，小普希五年“大跨越”



▲小普希村民在山上察看古茶树。
本报记者谢锐佳摄

看到者扫帚成功，村民都坐不住了，而者扫也毫不保留，把选茶、炒茶、泡茶等手艺教给乡亲们。

“这条沟就是茶马古道遗迹，顺着它能走到易武古镇。”在去山上古茶林的羊肠小道上，村民指着道旁被密林遮掩的沟渠说。

四周满眼苍翠的小普希，山上几百年树龄的古茶树随处可见，生态茶一片挨着一片。

“宝地”被发现，好茶叶的名声传出了基诺山。

一到采茶季，黑龙江、广东等地的茶商就“闻香”而来，在村民家里打地铺，有的一住就两个月。

随着茶生意不断扩大，者扫先后买了两辆汽车，2016年又拿出120万元在一街之隔的山坡上盖了三层新楼房，有6间客房、2间茶室，卫生间就有8个。“主要是每年茶商多，我们免费接待。”者扫一边泡出一杯杯琥珀色普洱茶，一边说。

实际上，由于信誉好，他现在通过打电话发微信，就能把茶卖到山外。

“脱贫不能等靠要，齐心协力摘穷帽”，刷在者扫家外墙的大红标语十分醒目。

村民确实没有等靠要，管茶，采茶，制茶，卖茶……村民干劲一天比一天高。

当地党委、政府也给力，投入资金为村寨修通连接国道的水泥路，引来了自来水，修了篮球场，还向每户村民发放贴息贷款作为产业发展资金。

不仅者扫富起来了，其他村民也都早已告别茅草房，住进钢筋混凝土打造的基诺族特色干栏式安居房。

前年，15户村民全部脱了贫。去年，全村人均年收入已过万，是5年前的十余倍。现在，村里已有小汽车11辆。

“撸起袖子加油干，脱贫致富当模范”，村里的另一个标语催促小普希村民不要歇脚。

现在的古树茶最高一公斤可以卖两三千元，成了实实在在的“金叶子”。未来，村民们打算继续提升茶产业，做高端生态茶，他们为此还制定了村规民约，严禁使用农药化肥。

“我们还准备搞民宿，吸引大家来看古茶林，让更多的外地人了解基诺族文化和茶文化，让小普希更有名。”望着远处的青山和近处的茶园，村民组组长白春国，勾勒着小普希的“大未来”。

新华社昆明1月24日电(记者谢锐佳、王长山、吉哲鹏)“房顶的44片瓦都是晾来的，家里只有一口锅、三个白碗、一个茶壶。”坐在二楼宽敞舒适的大厅里，小普希寨子“首富”者扫“不堪回首”10多年前自己住的竹片房，“才6米长，4米宽，连木板都没有，是用竹片围起来的。”

如今，他家三层新楼成了寨子里的“地标”建筑。

今年46岁的者扫命运到底是怎么“逆袭”的？小普希，是云南省景洪市基诺山基诺族乡人口最少的寨子，只有15户64人。

寨子最小，也最穷，全村15户曾经都是贫困户。

30多年前，全村搬迁至此，地处偏远，没有水田。很长一段时间里，橡胶、茶等产业也不成气候。甚至到2013年，全村人均年收入才800多元。村民住的是茅草房，走的是泥土路，去乡政府靠双腿，10多公里的山路来回要一天。

山上有先辈留下的成片古茶林、生态茶园，但地太偏，也没有加工技术，茶叶卖不出好价钱，干毛茶一度一公斤才七八角钱。

苦日子确实难熬。“不安分”的者扫就去外面茶厂打工，吃尽了苦，几年后学会了茶叶加工的全套手艺。

2003年，他回村开了间茶叶初制所，加工自家和村民产的鲜茶叶。

鲜叶一公斤不到4元钱，加工成干茶后一公斤可卖十七八元。者扫收了几吨鲜叶，制成了一吨干茶，净赚几千元。

这是村民眼中的一笔大钱，者扫也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尝到甜头的者扫扩大规模，收入开始“滚雪球”。2007年，他靠茶叶赚了22万元，拿出16万元盖了170平方米的二层楼房，既是家，也是加工厂。竹片房成了历史。

村里聘了个「俏当家」

住，剩下的12间用于接待游客。农家小院，瓜果飘香。此外，双丽在村里还有一份职业——明月村旅游合作社职业经理人。

按照合约，职业经理人领取工资，不占合作社股份，其收益为合作社年底利润的百分之二十。对双丽而言，这就是她的个人创业。

“刚开始经营是亏本的，2017年我个人也就挣了1万多元。”双丽说，万事开头难。面对全新的乡村旅游行业，大城市的工作经验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效益，她只能扛着压力不断学习。

上网研究案例，实地走访调研，考察竹笋生产厂家，打通农产品销售渠道，举办专业技能培训……双丽每天的工作日程都排得满满的。几年努力，合作社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从事餐饮、住宿等服务，各家农产品也被统一加工、包装成旅游产品。

双丽还经常到新村民家串门，调动他们的力量，汇聚他们的智慧，引导本村村民从事生态农业，提升生产经营理念。

“现在村民种地打农药的少了，用有机肥的多了。”双丽说，不少村民的传统种植观念得到改变，农产品也更加不愁卖了。“村里的手工茶销售期只有两三个月，常常一上市就抢购一空。春见耙耙柑以前每斤卖2元，现在5元还要脱销。”

作为网红“打卡”地，在旅游合作社的带动下，明月村2018年旅游收入达到3000万元，比两年前增长了近6倍。“我希望带动周边村庄，形成涟漪般的水波，助力乡村振兴。”

“这是我们希望终老于此的地方，怎么能不建设好？”双丽看着远方，喃喃自语。